狂夫之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狂夫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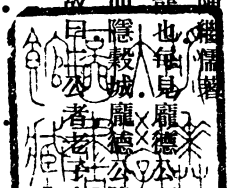
陳繼儒著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狂夫之言卷一

華亭陳繼儒

黃石公龐德公老子之徒也子房人傑也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孺子可教孔明臥龍也往見龐德公拜於床下初不令止仲尼聖人也老子曰子去子之驕氣與子淫態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蓋名遂則身退矣是射馬禽王之法也故曰公者老子之徒也



博浪一槌張子房不必論即始皇大索十日即止亦自有英雄收放處若使日日捕賊終始不出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豈足稱聖人之威哉茅山婁道人云盧仝茶歌飲到七椀自然當有箇結局不然此詩無了期矣始皇極麤悍人卻得此意故其威不褻

唐元徽狀元云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秦晉人種田無時雨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一味但靠天耳余因思無醫則保養無雨則穿渠無家教則愼擇交游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

易之諸爻安排一定而不可易非易也數也觀其占之吉凶而以時消息焉此眞易也其理則在我者也故善易者求易之理於我而不求易于數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此以義立命而以人勝天之說也

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孔子賢之非賢其安貧樂道也安貧樂道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何足以難

顏子顏子王佐才也簞瓢陋巷中却深藏一箇王佐當是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即其師孔子棲棲皇皇何等急于救世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其後孔子倦于轍環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厄于絕糧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又其後居夷浮海畢竟無聊原歸宿到蔬水曲肱地位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所以有感而三歎其賢也古人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于師乃堪傳授其顏氏之謂耶故終日不違不見他如愚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絕不露王佐伎倆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

或曰仁者壽而顏子夭何與余答曰顏子太老成當三十之年正當發散而件件務在收斂春行冬令所以早凋又問曰以顏子之賢進無功業退無著述何與余曰張儀有云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況孔子在乎雖然春秋有孔子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生他出來山東一隅地有幾許大卻又出一顏子此應是餘氣所生也餘氣豈能做得功業文章摠能做得亦不過剩水殘山而已故有堯舜之父而遂有不肖之丹朱商均有孔子之父而遂有先卒之伯魚大要坐在氣薄耳惟文王父子最爲濟美然管蔡之流言武王之太白周公之東征皆無復淳氣之守蓋大地既生文王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況其他哉大塊之上必無嘉苗松柏之下必無茂草顏孔同時幸亦在此不幸亦在此

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自以爲至矣然尚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此亦自以爲至矣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化度設法者故雞羣之

鶴豈同大海之鵬大海之鵬豈望九霄之鳳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自古鮮有脫此局者蓋亦有故大抵謀臣中干佐最少雜伯者最多陽施陰翕之謀躡足附耳之態一時雖若效忠其君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豈惟醜之抑且懼之矣富室之構訟也惟恐訟師之不力也及其勝也惟恐訟師之不去也重耳反國子犯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范蠡之辭勾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二公之決于一去者非獨爲其君之慘刻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處肅代每事正而不譎固由其天資粹美心事純白然早已算到此矣故善謀國者寧使人以正見憚無使人以譎見猜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自多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爲無恥知我不著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

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眞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

張江陵以猛爲政。其後繼之者。劑猛而爲寬。數年以來。相權旁落。幾不復振。鮑叔一齊大夫。識見卻甚高。其薦管仲也。曰。臣之所不如夷吾者。治國不失其柄。只此一句。便得相天下的肯綮。門生問余曰。如何能不失國柄。余曰。劉先主託孤孔明曰。若其不才。君自取之。此言極可爲猜險之本。孫盛云。賴諸葛威略。足以檢衞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他可類見。

荆石王公云。往過松江。見陸平翁。偶談及春秋。因問春秋道名分。而孔子不斥管仲。卽論語亦然。此是何意。平翁云。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故聖門不甚及之。此語尙未了然。余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子糾小白。皆齊襄之公子耳。若以公子糾爲君。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劈頭主意。便欲尊周室。要見周天子尙在。則公子糾不得爲君。公子糾不得爲君。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仇也。其尊周之意想如此。若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管仲第二念。

如何是獨樂樂。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如何是與人樂樂。曰。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如何是與衆樂樂。曰。此中空洞原無物。何止容卿數百人。

巧矣哉。管仲之服楚也。曰。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蓋昭王之事大。大則難當。苞茅之事小。小則易受。所以楚子遂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蓋不知不覺賺入管仲術中。管仲但須得此一句。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楚服而諸侯響應矣。俗儒遂以此舉爲尊周攘夷。仲而有靈。寧不失唉。

伍子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任他自覆去。申包胥曰。我必復楚。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任他自復去。大丈夫心事。光明磊落。無不可以對人言者。此二公是也。余讀史至此。眞如食哀家梨。爽口之甚。然爲子胥難。爲包胥易。子胥鞭平王之尸。辱楚王之宮。志行仇雪。其漫天塞地之氣。至此一滴無餘矣。此不必包胥借兵。人人可以破吳。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以張振蒙之勢耳。包胥之奇。奇在秦庭痛哭。又奇在復楚逃賞。如子胥報仇之後。但欠一死。若即時自刎。以從父兄于地下。則古今尙有哀而憐之者。雖然。子胥恩仇分明人也。既借吳以報楚。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尙不輟也。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嘗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囊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

帢帽以見賓客。每與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饌皆沾汙巾幘。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有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成擒乎。抑信別有處也。予曰。不然。左車設策。而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此便是大滲漏處。則信破之必矣。韓信折節李左車。卻是從跨下得力來。

嘗問小兒輩。韓信如何是人傑。曰。看他登壇數語。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不能答。夫沛公之爲漢王也。項羽以巴蜀道險。秦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其實封閉他在一處。使章邯以四十萬兵。扎住漢口。不容漢王有出頭地。當時蕭何無策。曰。屈一人之下者。伸于萬人之上。但能勸漢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張子房亦無策。惟燒絕棧道而已。但能防項王入。亦不能使漢王出。韓信走來。卻自不同。曰。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唯邯欣翳獨免。秦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夫信料漢中可出。乃在章邯輩看來。料章邯輩可破。乃在三人獨免。秦父兄怨入骨髓處看來。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稅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王遂至咸陽。此一條出路。卻是韓信走來打開的。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安得不並稱三傑。至于囊沙背水。木罌渡軍之類。特是兵法中巧事。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

信之亡也。蕭何之追也。或兩人商量合做的。漢王嫚罵。呼大將如小兒。信不逃。何不追。不能激得他築壇。此理似亦有之。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則蕭何鼻孔繩索。已在韓信手中。信走不怕蕭何不追。他何必弄此詭譎以丞相而追韓信。築壇所拜。非信而誰。一軍皆驚。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是何等說話。決不就是登壇數語。惜太史公失載。可恨。

孔子夢周公。尙是耳中鳴聲。眼中金屑也。直到不夢見周公。便是一齊放下。所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耳。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而終。吾朝吳與弼亦云。夢見孔子。議者謂其墮落魔境。乃知孔子云吾衰。非是眞衰。正到大休歇處矣。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以至人而還造愚人。亦甚不易也。

或問于余曰。孔明亦有失處。東結孫吳。西攻曹操。此定局也。雲長守荊州時。權遣使爲子求婚。雲長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遂有白衣搖櫓之禍。孔明此處少調停。此一失也。治蜀時。不置史官。文獻闕略。此二失也。嘗薦姜維于蔣琬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又曰。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苦無人教軍事。嘗遣詣宮覲見主上。後姜維以此自恃。每欲興舉大事。卒至漢亡。此三失也。後主愛宦人黃皓。皓便嬖慧佞。孔明不能屏之使去。此四失也。余應曰。此係君讀史不熟耳。雲長在荊州時。孔明方鎭守成都。相去幾千里。孫權倉卒求婚。孔明豈能照點得及。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當必念及史官一事。況平日所至。營壘井竈。圊圂藩籬障塞。皆應繩墨。如此瑣碎。尙且周到。史官

安得獨闕。想蜀亡之後。收圖籍者無人。遂至廢失。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今一字不見。則蜀史可知矣。姜維之才。自琬禕之後。實鮮其比。維本羈旅託國。每見黃皓恣擅。啓後主殺之。後主曰。皓奔走小臣耳。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于失言。遜詞而出。而皓亦欲廢維。維以此亦危懼。累年出征。不復還成都。一以伸討賊之義。一以避黃皓之讒。孔明六出祁山。亦是此意。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又有妙處。蓋孔明當先主託孤時。其不才自取之語。孔明已負不安。若黃皓一宦官耳。卻又與之惱噪。必除之而後已。後主不懼則疑。故出師之後。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允常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然後主尚不能忘于允。曰。嘗見董允切齒黃皓。我嘗恨之。則其情事可知矣。孔明所以放他一路。不惟得相臣大體。卽吳魏之反間。黃皓之傾危。不得而入也。看來孔明何嘗有失。君請熟讀史自見耳。

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最稱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凡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漢武帝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況人臣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卽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其難又可知矣。武宗時。韓公文欲攻劉瑾。而屬李夢暘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氣

習.

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曰宮車晏駕.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漢高大怒.詔平勃斬樊噲.平勃計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有親且貴.今以忿怒欲斬之.恐後悔.令囚而致上.乃召噲接載檻車傳詣長安.平之不斬樊噲.非爲漢高實怕呂氏.大事記曰.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漢高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洩.盧綰之反也.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其命雖出于高帝.實以呂后椒房之戚也.噲以呂氏女弟呂嬃爲婦.生子伉.比諸將尤最親.噲既黨于呂氏.若噲死.呂后能忘報于平乎.平嘗對高帝云.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帝用樊噲.卻犯陳平此語.平以是不敢斬噲.然項王用諸項.亦是六國風氣.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之無忌.皆公族也.項王沿習此風.故悉用諸項.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諸項中唯項伯最著.而餘皆不載姓名.史但云.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以國姓而已.漢王族甚微.僅一戛羹侯兄而不用.用樊噲未幾.又欲斬之.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故以斬噲示公.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

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其亦易之乾卦.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乎.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

杜子美依劍南嚴武.嚴武辟爲參謀.杜子美有遣悶詩呈武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桓公謂孟嘉云.

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若杜子美與孟嘉。是皆有所不得已也。余獨不然。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

狂夫之言卷二

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已又供帳如王者。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劉元城云碁中有一事。昔有低碁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便裂地而封之。其後景凡有所需。輒痛剉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後着爲先着也。又有高碁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二公立論甚妙。而實不然。昔隨何說布。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于是殺使者。因起兵攻楚。楚使龍且擊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遂間行與何俱歸漢。夫既殺楚使。又與楚戰。又避楚間道來歸。此時情勢。布必無還楚之理。故帝踞洗時。遂以踞洗見布。布雖大怒。怕他走到那裏去。非漢王故意侮布。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其後帳御飲食。從官之盛。此招徠遠人之常事。何足爲顛倒豪傑。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何暇思及先後着來。

項羽欲烹漢太公。漢高帝曰。我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願分我一杯羹。太公以此歸漢。吾朝正統土木之變。英宗陷虜。虜人挾之以邀我。如徽欽故事。于忠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失一君復立一君矣。英宗以此歸國。今人既知忌于忠肅之功。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余讀書檇李南湖園中。每飯必施鳥食。而童子

遂于施食處張羅樹間以待之。余笑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鍛鍊之助。自古好事。嘗被惡人弄壞。卽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乎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卽一部通鑑。乃是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坐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勑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鹵莽。是于修職之中。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擲于交際詩酒之間。卽有意講求故典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開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磕膝。

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今史官不編史。子弟不讀史。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歎。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婁敬之才。不如三傑。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藏匿一處。不敢與之並爭功名。卽使與之並爭功名。婁敬亦無下手地。直待誅秦滅項。事事結局。冷眼覷着。只有建都一事未定。從容談笑。便以都關中說高帝。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歎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天下已定。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敬窺見高帝此意。故一說而入。卽日西行。拜敬郎中。號奉春君。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也只封得一箇侯。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片語立談。也封一箇侯。若敬者不傷氣。不煩手。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至于謁見漢高一節。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初敬脫輓輅衣毛裘。見齊人虞將軍。願見上。言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聽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對。大抵倉卒不能自達。是用世人一大病。欲自達于倉卒之頃。故衣褐方表突兀。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帝亦不復召矣。三國時彭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床臥。謂統曰。頃客罷。當與卿善談。

統客既罷。往就茉坐。茉乂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遂致之先主。茉之發床。即敬之衣褐也。茉之因龐統而見先主。即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齊神武。亦用此法。大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

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是歲山寺俄有二祥。稿木蒸芝。插竹布葉。緇素見聞。嘆未曾有。無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則瑞芝靈竹之兆報于斯焉。余自是入草堂。童子不復負攜。故笈每當清晨良夜。老雨苦風。拂函展籤。作而歎曰。西方之書。其容已乎。宗教易之髓也。譯受書之法也。偈讚詩之叶也。戒律禮之衡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其輔經者。以輔世也。西方之書。其容已乎。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嘻。祖龍生文字燼古今之聖言寥寥矣。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今其多至六千餘卷。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殆將倍蓰過之。何言之吳也。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刼之遺灰與。乃命繕寫經目。以示子孫。剪俗儒之故聞。栽神聖之種智。倘有毀大乘。訾正法者。姑語之曰。一切諸佛。其若古先輩視也。一切諸經。其若古異書視也。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論而議矣。

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既已。序而藏之矣。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于束薪。鳳鳥雜于鳴鴟。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

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旃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鹿。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僞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于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好食麻豆。前身是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三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繞。而唐裝法師。抵罽賓天林。以至麴闍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狼伽河。至中天竺。窮探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譯經。經成。賜九道總管。又賜剃刀百金磨衲。亦自撰聖教序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無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兄而得之。捫心顧影。方有餘慙。而況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殪。不啻顚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淒然。試讀開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繡織成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十餘所。番譯道僧二十四人。所書經論

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于幽州。破王世充。立昭覺寺于潞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給度牒。勑廣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翩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裝。尤爲鬼特示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域最太平。而幽三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莖莖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尙能言之。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紜經像之所由造與。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媼。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蓼。其肯擁蓮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周武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卽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周武刊

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蓋先生卽諸子皆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汙。以晦其才。才則必以陶氏門地拔矣。此苦心也。善乎莊生曰。以不才終其天年。

往顧涇陽涇凡兩兄弟。與余同舟至檇李。因論事親。若曾子可也何義。余曰。此句眞精神在大學。如保亦子。心誠求之上。又問曰。此又是何義。余曰。大約父母之于赤子。無有一件不可志的。人子報父母。卻只養口體。此心何安。卽如曾子之養曾晳。比之三家村老嫗養兒。十分中尙不及一。所以僅稱得箇可字。今人不必遠法曾參。但去取法三家村老嫗養兒。自然事父母不敢在口體上塞責矣。

嗟乎。古人事親。惟恐不成聖賢。今人事親。惟恐不成科第。是可謂養志乎。曰。父以此教之。子以此成之。如何不是養志。但既得科第之後。親老不能隨子。十年五年。常不相見。卽錦衣歸省。內有妻孥。外有賓客。出入匆匆。其捧觴上壽。開口而笑者。又能有幾日。甚則新莊故宅。父子各居。雖供養不缺。而飲食寒溫。滋味酸酸之類。誰復爲之點檢。此無論養志。亦何曾叫得養口體。市井負販。父兄子弟。團圞一處。其饕飧無日不相共。其痛癢無刻不相關。卽口體之養未全。而養志卻無愧者。且寸薪粒米。皆從剜心瀝血中來。如此養父母。味雖苦而情則甘。富貴家名曰祿養。而未能必躬必親。如此養父母。味雖甘而情則苦。嗚呼。爲人子者。不惟不能養志。抑且不能養口體。非其忍心如是。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耳。雖然。亦卻科第二字累

他一半蓋父母教之而父母還以自累也所以古來聖賢自曾子養志後獨推尹和靖母子爲不可及

唐玄宗奔蜀太子卽位靈武其始爲馬嵬驛父老所留其既爲建寧王倓所勸又其後爲杜鴻漸魏少游崔漪盧辭季涵五上箋所迫而太子實無利天下之心也當時君父播遷宮人亂出乘輿至金城驛中無燈貴賤枕籍而寢賊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心以祭安慶宗搜捕百官士女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留長安者誅及嬰兒太子夜馳三百里至平涼雖正位號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太子何艷于此而攘之于草萊荊棘之日耶其後顏眞卿區處河北軍事以蠟書達表于靈武遂以眞卿爲工部尙書並致敕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狗國之心益堅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空賊望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不能制乃知靈武此舉眞可收屬人心非乘危而利天下也其後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册太子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堅不許置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其情亦可憐矣而范祖禹乃以爲叛君背父寃矣哉所可恨者其罪全在楊國忠耳或曰馬嵬之變國忠已斬而于靈武何與余曰唐玄宗議親征時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値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不意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命俱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若使國忠從史一言便無靈武之事

竟以怙寵懼禍之故。至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終。子不得正其始。既亂人家國。又亂人綱常。若國忠馬嵬死晚矣。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云。殺之三。宥之三。歐陽公問其出處。東坡曰。想當然耳。余觀曲禮有云。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乃知東坡之論。原有本耳。想主司偶忘之。而東坡又不敢輒拈出處以對。故漫應如此。不惟待前輩之道宜然。亦可省露才揚己之一病也。

堯禪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天下後世皆高之。余獨以爲不難。堯之時。盡大地是洪水。盡大地是獸蹄鳥跡。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漸平。教民稼穡。此時百姓甚苦。換鮮食艱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蓋洪荒天地。只好儘力生出幾箇聖人。不及鋪張粧點。粗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處。茅茨不剪。樸角不斲。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鉶簋之食。聊以充虛。鹿裘之衣。聊以禦寒。不唯無享天下之樂。而且有叢天下之憂。堯臲舜黑。固其宜耳。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也哉。嗟乎。今之天下濃濃。則誨盜。古之天下淡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人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許由之謂也。按傳堯佐帝摯。始受封于陶。又三載。改國于唐。乃號陶唐氏。又三載而受禪。又曰。帝摯立九載。政既微弱。而堯德日盛。諸侯歸之。帝服其義。率羣臣以致禪。堯乃卽位。都于平陽之安邑。由此觀之。禪天下亦非堯始。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牝。見物同而用之異。余嘗謂子弟云。李廣之射石虎。智者驚喜是石。而愚者悵恨非虎。然則智愚相去。豈特三十里。是亦柳下盜跖之飴也。

左丘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凡子產管仲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卷。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既爲春秋內傳。又分纂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作國語。爲春秋外傳。合爲二十一篇。大約如夏殷春秋。晉春秋紀。晏子呂不韋虞卿陸賈之春秋而已。非有意于發明孔子也。說者謂其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義。則枉卻左傳也。漢武時。置太史公。掌天下計書。以司馬談爲之。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事。上自黃帝。下迄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然亦自宮刑之後。抑鬱無聊。不得已而託之著書。故于刺客游俠貨殖三致意焉。藏副名山。自成一家言。蓋司馬之私史。非漢之國史也。班固乃強而入之正史之中。詆其疎略。又詆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枉卻史記也。杜甫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二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關輔飢。輒棄官去。客秦川。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依嚴武。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其詩無所不有。而未嘗專指某詩爲某事。某句爲某人。若如此則一部杜少陵如學究訓詁相似。則枉卻杜詩也。

狂夫之言卷三

國家之患。莫大于內批二字。無論他朝。卽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問計劉弘。弘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弘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又內批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爲御史。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排斥正士。閏月內批罷朱熹矣。十二月又內批罷彭龜年矣。一日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史彌遠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握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遂殛殺于玉津園。王柟以韓侂胄與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幷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夫侂胄以內批斥逐人。而終以內批自殺。天道好還。豈不奇哉。吾朝凡官府大小之事。發閣臣票擬。呈內批發。部院參覆。然後奉旨行。此祖宗立法之最妙者。雖然。卻憂一事。留中者內批之漸也。姑記于此。以告之憂國者。

自古帝王多矣。夫子獨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然則舜果一無所爲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堯禪時。父頑母嚚。卻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卻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于婦人。卻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漁。迅雷風雨。無非是做工夫處。做得如此有爲法。才好到無爲而治的境界。詩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風之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極可狀無爲之旨

也。不然藉口無爲。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託之趙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託之楊國忠。李林甫。治乎亂乎。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余曰。人有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

今人作銘狀表傳。皆是花臉文字。戲子上場。凡花臉淨丑說話。多是虛而不實。今銘狀表傳。得無類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間者。但有言行兩端。若信筆胡亂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詞立其誠。此語甚有味。韓柳作志傳。皆不輕與人。即歐陽永叔撰尹師魯墓志銘。及敍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書載集中。鑿鑿不少假借。蓋皆有古人之風。至于今以多爲貴。甚則文字短簡。子孫有祈請增益者。尤爲可笑。漢司徒霸。遣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嚴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子道。削書之。子陵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買菜乎。求益也。

易之暌卦曰。暌小事吉。夫既暌矣。何吉之有。蓋別嫌明微。皆主于暌。微者從小事始也。故吉。卦上巽下坎曰渙坎。險也。六三渙其躬。無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所謂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見危授命。易之所謂渙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麥舟助喪。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難。石曼卿天下士也。狀貌岸偉。慕古人奇節。以文采氣誼豪一世。所交如歐文忠公。張文節公。皆奇之。特落落當其意者無幾人。故常爲大理丞。而貧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見之。自然傾舟相助。此何足以爲范公重。如曼卿之貧。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盡數與之。況范公父子耶。況曼卿又爲公東吳故舊耶。歐陽

爲文正作墓志銘。爲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之盛德不專在此。正如雲長公秉燭達旦。未嘗見正史。卽使有之。乃舉爲一生大節。此非知雲長者。

孝經閨門一章。由周秦而下。傳漢至唐。列爲二十二章。開元間博士司馬貞爲國家諱。始黜之。而唐遂有馬嵬之禍。則孝經閨門之教廢也。王荊公謂春秋爛朝報。不列學官。使先聖筆削之書。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而宋遂有夷狄北轅之禍。則春秋內外之防。與復仇之教廢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書抹去。禍及家國。宣尼之書可謂靈矣。故曰。畏聖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書生習舉業。先要做得出爲主。漢高帝爲義帝發喪。袒髮而哭者三日。時勢該哭。便做出許多哭的模樣。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爲更始所殺。恐其見疑。飲食言笑。無異平時。時勢該不哭。便做出許多不哭的模樣。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樂不特不中節。且皆草草放過去。成得恁的英雄。

漢高不殺秦子嬰。史稱其寬仁大度。然畢竟有敗露處。項氏已沒。項伯以下賜姓劉。又令諸故項藉臣名藉。鄭君嘗爲項藉將。屬漢不奉詔。盡拜名藉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卻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聞至羣臣皆賀。謂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太祖常躬祭歷代帝王廟。至漢高像前曰。我與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漢子。命再加一爵。議者謂漢高與太祖略相類。余謂無論他事。卽以前二事竝觀之。漢高豈能及得我太祖來。

孔明取劉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蓋漢賊也。璋父爲劉焉。劉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董扶私謂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劉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黃巾殺縣竹令。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每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劉焉家。故劉焉遣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劉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及天下諸侯共誅董卓。保州自守。略不出兵。劉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乘。荊州牧劉表。表上劉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劉焉劉璋以車獻帝。爲奉車都尉。在京師。劉焉託疾召劉璋。劉璋自表省劉焉。焉遂留璋不還。未幾劉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則天之厭劉焉久矣。劉焉死。劉璋立。收三輔流人數萬家爲東州兵。聞曹操征荊州。已定漢中。遣陰溥致敬於曹操。操加劉璋振威將軍。又遣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及雜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嘗有一毫乃心于漢室也。宗室之中。自懷異圖。先主欲伸大義于天下。舍劉焉父子。將誰往哉。況先主不取。則益州必爲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盡歸其財物于劉璋也。孔明在草廬時。看得劉焉原是漢室罪人。而劉璋方歸誠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劉璋。亦是斷曹操狡兔一窟。若使關中與巴蜀相連。老瞞驍雄。如何可制。富貴不處。貧賤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許由陳仲子相似。許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蚓譏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抽去名根。則富貴貧賤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則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惡也夫。

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聖人乎。此不見一法之聖人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此識法者懼之聖人也。前聖人是李廣飲羽石虎之箭也。後聖人是養由基百步穿楊之箭也。其實有兩箇聖人也。

夜間與客飲茶。客問曰。事君事親同乎。余曰不同。陸績懷橘奉母。便謂之孝子。丁晉公獻大龍團茶。蔡君謨獻小龍團茶。歐陽公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推此則事君事親必有分矣。客曰。此論殆爲近來獻納與鑛稅發也。余不答。

謝鐸云。我太祖皇帝遠過於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陸文量又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數事。如前公主寡。再爲擇壻。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於朝臣竝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寵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殺之權。今雖王公不敢擅殺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專權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國學。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鎮海瀆。皆有崇名美號。今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後世溢美之稱。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宿娼有禁。甚至罷職不敍。予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學生皆上書。吾朝獨生員不許陳民間利弊一也。九鎮以制府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二也。閣臣部寺之長。與邊腹大帥。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三也。母后不稱制四也。勳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講官。卽宮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六也。無殉葬七也。不用黥刺荆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卽時劾奏。將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八也。京師有熱審。省直有減刑。非大吉典不輕赦九也。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廕子入監。執袴子弟不濫朝籍十也。然則定鼎卜歷。尚可量哉。

古禮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極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後世所謂招魂也。哀痛倉卒。何暇升屋而號。又如三日殮。六月腐尸。何忍坐視。又如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夫婦同穴。子孫昭穆。地氣若吉。何得更求別壤。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橙。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墳無貴賤皆松柏矣。何能獨栽楊柳。又如婦三月而後廟見。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條。則三月後雖有大過不可出乎。又如婦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夫生爲婦。死爲妾。禮乎。又如年一巡狩。後宮六軍扈蹕而從。供應騷然。狡逆竊發。卽以舜之德。不能返蒼梧之駕。秦之威。不能還沙丘之尸。則後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氣入布。人吸其氣以致疾。然今民間多有暴布者。何嘗中暑。又如周禮。季春之月會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無禁。是教民盜也。又如寡婦不夜哭。哀至則哭。何晝夜之有。大抵古禮有難行者皆此類。變而通之。則在有識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蘭亭賜歐虞褚薛摹之。四公無一筆似蘭亭者。而結法自合。蓋縱肖亦是右軍。以後第二人耳。李于鱗摹古樂府。至更其句法。以爲不被古人所困。然讀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與荊卿項王情境合否。

余嘗謂刻畫古人。是後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許漁郎問津一次。再跡之便成村巷矣。禪家公案亦然。不

獨詩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軀。目睛牙齒。熾然不壞。煙氣所肅。都成舍利。余今蛀齒蒜髮。衰相已現。張天覺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顧。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東坡云。無罪而得謗。未老而先病。此之謂也。言念及此。不覺涕汗俱下。

凡聲何以近則聞。遠則不聞乎。蓋聲塵遠近于聞性中。聞性無遠近也。譬之像影。遠近于鏡光中。鏡光無遠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無聚散也。此之謂定。非求定也。本不動故。

魯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來巢注。謂此鳥穴居。以來巢爲異。而此鳥本不穴居也。瞿谷卽今牛豕鵲。以夏月孕子。奪其鵲巢。乃羣小凌高大。此季孫不臣昭公去國之兆。故自夏月書來。卽于當年九月書公遜于齊。明年公居于鄆。又明年公至自齊。復歸于鄆。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歸。逾三十有二年。竟死其地。此爲昭公之兆明矣。魯地舊無此鳥。故以來巢爲異。非謂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濟。狐逾汶則死。地氣然也。如洛陽本無杜鵑。宋時始至。河水本無黿。石勒時始有。佛圖澄以爲桓溫入河之兆。卽此類也。余聞之于蜀僧湛然云。詩文只要單刀直入。最忌縣密。周緻密則神爲拘迫。踈則天眞爛漫。史記之佳處在踈。漢書之不如史記在密。元書踈。宋書密。氣韻生死。皆判于此。

唐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裴度鎭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裴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書暴元稹過惡。以爲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河朔

患小。禁闈患大。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本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裴度大臣。不得已。能魏弘簡元槙近職。俄擢元槙與裴度俱宰相。爾時白樂天交元裴間。相與倡和詩皆載集中。若使過高之論。樂天宜親晉公而踈微之。然樂天與微之始終無間言。生則觴咏不絕。死則爲微之作墓志。贊嘆不絕。略不露與晉公交惡之狀。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道固爾也。若在今日。不以爲趨炎附熱于生前。則以爲匿瑕含垢于死後。將樂天猶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讀元白長慶二集。因感而記之。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徒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鑾鑾乎垂東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踈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即後之老于周官者。且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即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命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

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晝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掎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衞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鬬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祕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仆旗後止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旃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麾馬候啼。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晝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稺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

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儇我。甚則咸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于室。而不容不披髮于鬬鄰。或構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拯水火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于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諳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士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廬。疆場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堡斥堠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揭鋤挺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圖闢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

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于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揚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哉。子輿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則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

廋開府詩云。對君俗人眼。眞與理當無。呂文靖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予山中閉門時。嘗以庾之詩謝客。客來時嘗以呂之詩自慰。

狂夫之言卷四

賈誼負王佐之才而漢文不用。論者惜之。但賈生不知易耳。當漢文帝時。黎民新出湯火。只宜一味清淨。清淨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悅也。易革卦後受之以鼎。鼎卦後受之以震。震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故震卦後又受之以艮。秦漢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賈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參師事蓋公。但云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守之。治齊齊治。代蕭何入相。治漢漢治。即景武時。竇太后一婦人耳。喜老子言。不悅儒術。病免申公。又怒轅固。使之入圈擊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間。灼見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黃老之清淨。賈生少年上書。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諸侯。如伐匈奴等類。卻當艮止之時。而欲紛紛爲鼎新震動之舉。此豈文帝所樂聞者。文帝憐其才名。但更端與之談說鬼神。以書生畜誼而已。其後嚴安徐樂主父偃皆祖其餘說以取富貴。此又艮卦之後而遇漸卦。蓋至此方漸漸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漢之元氣幾耗大半。況賈生時哉。賈生之言非不切中國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專重火候。早則過嫩。爲文遲則過老。爲武。文武得宜。乃鼎鉉調元手也。賈生雖俊傑而實不識時務。謂之大秀才則可。謂之王佐才則未也。朱晦翁云。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都一齊說了。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若一齊拆下。雜然並修。豈有此理。看他會做事底人。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先有一定規模。漸漸做將去。皆卓然有成。賈誼胷次終是鬧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

爆趠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此極中賈誼之病。余笑曰。如賈生者非特勸人拆屋。且又勸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聽他。文帝之不用賈生。正與蕭何用曹參相反。賈生治安策。正與文帝答尉陀書相反。武王遷頑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鮮。朝鮮遼海外徼。去關洛東西數千餘里。名雖不臣。實有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獨箕子卻忍置之海外。其隄防疑慮可知也。武王虛己問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紂惡。而王亦醜之。乃問以天道作洪範。夫君父之頭懸之太白。箕子又爲宗室懿親。問則泣諫而已。洪範之陳。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稱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佯狂受辱。則洪範豈佯狂之人所能撰乎。蓋此仁字。非朱紫陽至誠惻怛之解。論語如此仁字凡三見。并有仁焉。又觀過斯知仁矣。又其爲仁之本歟。仁當作人看。夫子曰。殷有三仁。蓋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蓋有三恨。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此一恨也。武王既殺紂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則武庚未聞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爲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於中國以爲頑民倡耶。先輩云。洪範疑從河洛翻卉出來。卽五行五事之類。啓後世卜筮支離穿鑿之門戶。且洪範與丹書並稱。今箕子洪範獨著。而太公之丹書不列于尚書。是皆可疑也。宋陸務觀云。傳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駭人。適與門人講三仁章。姑志于此。又

思奴者臣僕之謂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蓋不滿焉朝鮮之封武周思患甚遠本朝洪武五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亦是此意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珍之子也初二侯賜第都下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鼓惑不能保終始宜處之遠方則覺隙無自生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高麗者卽箕子所封朝鮮也風水聖人所不論要之伯禽封魯周公畢竟有意思在唐一行云天下盡於南北兩戒北戒負終南地絡之陰爲黃河之源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負終南地絡之陽爲長江之源所以限蠻夷也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出中間大地是曰中條中條之西爲豐鎬卽古雍州也其地山川最險王氣最盛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既先占第一形勢以爲根本由豐鎬至洛邑中天下而立風雨時陰陽會道里均周公又奉成王定鼎于洛邑祀清廟而朝諸侯蓋豐鎬上應太微垣爲天下之至險洛邑上應紫微垣爲天下之至中姬氏父兄皆據而有之其中條黃河長江夾至盡處忽到青徐泰山插天逆水西向把住水口何等力量何等精采自元人塞北河泰山今在河北其初泰山之左有河濟入海之道泰山之右有江淮入海之道故道未塞齊魯原在黃河長江夾流中算做中條盡處周公之子伯禽卻又分封于此看來天下大勢惟有南戒北戒南戒北戒惟有黃河長江黃河長江惟夾得中條中條以豐鎬爲首洛邑爲腹青齊爲尾而周公曉暢天下地脈一時收拾將來其後七百餘年東魯地脈不衰又生出大聖人如孔子者以發明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而下至今隱隱躍躍如在目前周公可謂不死矣齊與魯並封齊先滅魯後亡固見地脈

悠遠。然既生孔子。又生顏曾諸人。一片王侯大地。變作賢聖道場。非果是中條盡龍。何以有此。漢書云。關里當奎分。又占東壁奎與東壁。乃天上圖書府也。異哉。乃知周公相地眼力亦復不淺。直將山河大地。攪做一團。分枝擘脈。如解牛破竹相似。嘻。眞至人也。故曰。周公之才之美。或曰。太王之遷岐也。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又云。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太王相地如此。武王之都鎬也。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相地又如此。周公風水自是家傳。言及不覺噴飯一笑。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既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迺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越大夫范少伯蠡贊云。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奇。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周處士魯仲連贊云。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煙。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韓義士張子房良贊云。秦之鹿。椎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眞英雄。唐鄴侯李長源泌贊云。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墨守也。馬鈞陽欲駈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

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癃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眞忍于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淸淨之。人人授廛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諷經說法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淸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練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溷。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卻得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卻許多賑濟。許多隄防。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大夫闢他不去。卽自古帝王亦剗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于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人相忘于僧。魚相忘于水。藏僧于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于佛法。三代以後。井田樹畜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

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繇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音聲不相通。西方以宮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攝。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于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道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嘘唏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嘗負禮

器。輕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目鷲膺。豺聲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源避秦諸。宋乃知秦之迫天下之士而老于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即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讐。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褫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胷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鐵子鍼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圮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授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齷齪。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即龍準沛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兎。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讐。天下豪傑。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間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旦志行讐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讐。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子房始終之心事。及子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夫。浣紗女子。至覆舟沉瀨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讐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

房譬在君。譬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言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圈公甸里先生姓字。圈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託。斷斷可知矣。大抵高祖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余嘗同一名枘雪公。同登杭州六和塔。觀錢塘潮。雪公云。文章之氣。得如此潮足矣。余曰。文章固貴養氣。然須有首尾而氣不衰。乃是全文。卽如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潮水晝夜衝激。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秦始王氣壓一世。鞭石流血。由雲夢九疑浮江過丹陽。至錢塘。錢塘水波惡不敢渡。乃轉西北二十里。從峽中上會稽。後竟崩于沙丘。同一錢塘也。錢武肅以偏霸之主。射潮潮退。秦始皇以併吞六國之威。躕躇四顧而不敢渡者何也。蓋錢武肅初霸一日與一日生氣也。秦始王垂崩一日衰一日死氣也。文章有首無尾者皆此類。卽以此看人貴賤壽夭。恐亦不錯。

魏鶴山云。自五帝之說興。而上帝之尊稱不明。妄人小子輒撰名號以褻天。自秦創西畤。有白帝之說。浸淫爲四。而漢高又增黑帝爲五帝。文帝武帝又有新垣平之五帝。又有謬忌之五帝。又公玉帶汶上明堂之五帝。此五帝之所由起也。大約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昊天上帝而外復有五帝。豈有此理。詩書不言五帝。而周禮獨言五帝。此出于劉歆鄭康成之附會。陳祥道又從而強爲之說。魏鶴山之見良是。余則謂上帝者天也。郊之所祭也。五帝者五行也。畤之所祭也。天無言而以五行爲用。如春爲青帝。夏爲赤帝。秋

爲白帝。冬爲黑帝。中央爲黃帝是也。漢言時而不言郊。則五帝何曾與昊天上帝並哉。或云。五帝卽不得與上帝並。金木水火土此代天爲政者也。何得以帝尊之。余曰。莊子不云乎。是時爲帝者也。易不云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兌坎離而以帝字冠之。則五行未嘗非帝也。以五行爲五帝。而以天爲上帝。此或出于周禮之義。而惜乎鶴山未之考也。

萬曆甲午。司農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故司馬光溫公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乞乘小西飛封款之便。及纂修正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葉公此疏。實非迂闊。丹鉛總錄。雙槐歲抄。亦嘗言及之矣。春日課兒山房。偶談前事。戲題一絕示之。花滿春山酒滿觴。一編長對老潛夫。兒曹莫恨咸陽火。焚後殘書讀盡無。

客星者。一曰周伯。一曰老子。一曰王蓬絮。一曰國皇。一曰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

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大水人饑。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卽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光武時大史奏客星犯帝坐。蓋不祥之言也。光武解剝羣疑。唉以子陵同臥當之。其巧如此。而讀史者遂以子陵上干象緯。其亦未考天官書耳。然光武下賢一節。儘可反咎爲祥。雖指客星爲德星可也。

王元美先生。以重陽母忌不登高。往乙酉閏九月招余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先生者。先生曰。吾嘗戲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爲我式而時爲我用。意嘗不肯下之。余時微醉矣。笑曰。先生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先生曰何事。余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先生所撰志不下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先生大笑。已而偶論及光武高帝。先生云還是高帝闊大。余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枕宦者臥。光武得天下後卻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同臥。較似輸光武一着。公更大笑。進三四觥。扶掖下樓。憶此時光景。頗覺清狂。如此前輩了不可得。

宋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復惟求宋史之徵意。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伺之志與。然不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未矣。其後徽宗嘗諷道籙院。言朕乃上帝元子。在天爲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憫中華被金狄

之教。懇請於上帝下降人世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於是羣臣與道籙院上章册帝爲教主道君。未幾女眞起自夷狄。建號大金。滔覆中華。斯言若爲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年爲廣明。是時黃巢初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爲廣。此黃巢當代唐之徵。後之論者謂天託昏主以告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類此。蓋徽宗之崇尚道教得之眞宗也。眞宗之崇尚天書。得之契丹也。故曰。知風之自。可懼哉。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常之與有。而況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注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玅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玅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眞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沖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眞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眞君。儼若帝眊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其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

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故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己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向秀盜之莊生。莊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狂夫之言卷五

余二十年前閻蓬頭愛余謂可學道令讀許眞君太陽元精論自是卽大暑輒能坐臥赤日中年來嬾習此法頗以炎蒸爲苦卽做堂匡池高梧修竹陰暎翳然往往移榻卷簟遷徙不常如絕無養者內甚愧之因思此時田野耕耘道塗推挽老病呻吟衣食奔走其匐匍昏仆狀殆不可言又思獄中人無寬間澡浴之樂而但增穢雜疫痢之苦轉視此等又如天上人耳京師輦轂之下每年奉旨熱審其餘兩直十三省未有請而行之者若得仁人君子上疏奏請定爲永例或不然輔臣與廷尉司寇議之部寺牒撫按撫按牒郡縣擇其末減之罪清理一番其重囚在繫者務遣的當幕官嚴督獄卒洒掃囹圄洗滌枷杻以廣聖天子好生之仁暑月中聽民務農無得濫受狀詞無得輕率羈候不時吊取監簿查考囚數多寡以爲治狀高下務使眼前火坑化作清涼世界此只在當路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耳若輔臣不可必廷尉司寇得爲之廷尉司寇不可必撫按得爲之撫按不可必郡縣得爲之但早一日則一日之甘露也行一方則一方之甘露也推而至于兩直各省在在皆然則普天之甘露也至于十月刑決以後一陽初生陰氣尚肅饑寒交割尤爲可憐更得仁人君子憐而幷請之或當路者先期牒下如熱審之例則一冬一夏兩沾聖恩功德何可量哉余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于刑死于兵死于歲曾與包羽明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之曰種德錄以藏于家

吾友盛伯靈問余曰。國朝成平。添增一二萬兵。兵戶二部皆有難色。南宋偏安一隅。且當金人括盡金幣之後。倉庫貧窘。里巷蕭條。史傳嘗言某將兵幾十萬。某處兵又幾十萬。不知何從得許多兵。兵既多。又不知何從得許多餉。此皆不可曉。余曰。凡下棊只要先手。韓岳諸公之先手在收復諸盜賊耳。南渡之後。紀綱既弛。巨寇蠭起。呼集惡少以爲兵。剽奪城邑以爲餉。其中實有草澤英雄在焉。若得籠而用之。盜之兵即我兵也。盜之餉即我餉也。故猿狙可使馴。虎象可使戰。烏合野葛可使起沉疴而代良藥。況凡有血氣者乎。吾嘗查宗澤傳。宗澤平湖東賊王善。得衆七十萬。車萬乘。平沒角牛賊楊進。得兵三十萬。平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又得兵三萬。而河東京西淮南河北之侵掠息矣。共算宗公得賊兵一百三萬。查韓世忠傳。世忠平淄青李復賊黨。得兵萬餘。平廣西賊曹成。得兵八萬。平白面山賊劉忠。又得兵萬餘。而淄青閩廣河南之賊侵掠息矣。共算韓公得兵十萬。查岳飛傳。岳飛平武陵賊孔彥舟。襄漢賊張用。江淮賊李成。筠州賊馬進。得兵八萬。降嶺賊曹成。得兵十餘萬。平吉賊得兵數千。又平湖賊楊么。得十萬餘。而江淮嶺表襄陽之侵掠息矣。共算岳公得兵二十萬。其他如二張劉琦等皆類是。不暇悉數。大約乘輿播遷。京都不守。詔天下小則團練。大則勤王。團練勤王之名既起。則奸雄借名生奸。而盜賊縱橫矣。此輩善招諭之。則爲我用。不善招諭之。則爲敵用。又有不在我。不在敵。中立觀望者。往往鈔劫村墟。梗絕道路。故宗韓岳諸公未及與金人挑戰。先收山砦江海間盜賊。盜賊既服。則百萬之兵餉。皆不煩經營措置矣。然後鼓動其豪傑之壯心。撥轉其忠義之正氣。摧鋒陷陣。所向無前。此韓岳諸公苦心之極也。漢董卓黃巾之變。二

袁孫曹皆以勤王起兵唐黃巢之變朱李皆以勤王起兵宋南渡之後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無不勤王而賊之借名者亦不少非韓岳諸公招諭誅討安知無溫操復生其間今人但知韓岳諸公之善戰而不知其得百戰百勝之根本則以先手平服諸盜故也是故無大寇不可輕詔勤王團練聚而難散勤王來而難去邪正之間間不容髮古人草廬中正着眼覷察此輩耳

唐人中余極愛鄴侯李泌每讀泌傳其子繁以寃死爲之痛恨李繁爲隋州亳州刺史州劇賊爲患繁有機略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繁下獄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嗟乎痛哉泌之勳勞載在史書不具論論其不甚著者如力保韓滉一事關係中興事業甚大當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德宗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上爲之尋求不獲意閔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入于城外採蕪菁根而進之當時只有糧餉極難極苦韓滉嘗從間道轉渭又獻縑十萬疋請以鎮兵二萬討賊李希烈陷汴州韓滉又遣將發勁卒萬人破走甯陵賊漕路賴以無梗李晟屯河北韓滉又連米餽之船置千艘以相警賊不得剽後以修繕石頭城德宗疑其異志李泌力辨之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版蕩謂陛下將爲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德宗云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勿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德宗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

至熟。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德宗曰。朕方欲用卿。亦何易可保。慎勿違衆。恐幷爲卿累耳。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德宗謂泌曰。卿上章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之上章爲朝廷非爲身也。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皐歸覲。以解其自疑之心。使滉速運糧儲。以救朝廷。德宗云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皐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不復信矣。皐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皐留五日。即還朝。皐別其母。啼聲聞于外。滉怒。召出撻之。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游亦貢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貢矣。此是乙丑閏月事也。其後二年春正月。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道。德宗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于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即此時德宗若無韓滉。便無江東糧餉。無糧餉便無關陝。不惟安頓六軍。且又保全德宗父子。泌之功無以加矣。無論李泌。如韓皐歸省韓滉。五日遣還。母子啼別。破浪渡江。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糧船臨江。韓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泌百口保滉。反覆千言。不疑不懼。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李繁獄中作家傳。此一段光景。眞使人可悲可涕。嗟乎。泌歷事三朝。再造唐室。骨肉未寒。一子賜死。命下之日。無一老臣宿將門生故吏爲鄴侯請留其血胤者。此皆余所不解。比時周曾一部將耳。以死

李希烈之難詔雖三世有罪當降一等曾無後以五十戶封其兄之子以五十封其女憲宗時季錡反伏誅又欲誅其兄弟廷議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詔許之以鄴侯之勛勞又在李國貞周曾之上雖其子大無道尚當十世宥之況捕劇盜而罪以濫殺賜死乎上不得比周曾下不得比李錡反賊繁之死也吾不恨舒元輿恨曩時鄴侯故人安在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掊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痾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撰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凡詘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詘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並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

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物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辨之乎。非晚也。夫左氏旣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況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歷。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旣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宣和畫譜中載童貫善畫。其略云。貫父湜。雅好藏畫。一時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慤輩。往往資給于家。貫侍父。獨得其妙處。或見筆墨在傍。則弄翰遊戲。瀟洒自然。若宿習而非求合也。自古之用兵者如諸葛孔明亦能畫。故八陣圖之形勢。見于分布。粲然可觀。如馬援聚米爲山川。亦有畫意。豈非方寸明于規畫。不期乎能耶。貫于此亦然。貫策功湟鄯西鄙間。拔城數醜。不見運動之迹。而能寬惠慈厚。人率歸心。號爲著腳赦書。蓋言其所至推恕有恩厚以及物也。今貫歷官任太傅。山南東道節度使。領樞密院事。陝西河東等路宣撫使。封涇國公。御府所藏畫凡四。據畫譜所載如此。度爾時貫未伏誅也。其後靖康戊寅。金人叛盟。都城洶洶。日中有赤氣隨日出。梟童貫首于都市。然則武侯伏波安在哉。書畫一小事。握筆者如此。形容諂諛。則宋之文章士習可知矣。是日旣誅童貫。卽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尤可謂不急之務。宋之亡。不亦宜乎。

唐之家法掃地盡矣。若岐陽公主豈非一枝獨秀者乎。昔高祖有十九女。太宗二十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女。玄宗二十八女。肅宗七女。德宗十女。順宗十一女。憲宗十九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宣宗皆七女。懿宗一女。其間下降再降者。凡二十七。三降者三。宣城公主降武崇訓。後降武延秀。三降裴巽。與信公主降裴垍。後降裴潁。三降楊敷。甯國公主降鄭巽。後降回紇可汗。三降薛康衡。其可笑一也。杜荷誅。城陽公主改配薛瓘。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南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雙瘁。晝日合卺。禮則終吉。馬周諫曰。臣聞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成。內外有規。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陛下欲謀其始而亂其紀。不可爲也。太宗從其言。瓘後日死於房州。與公主雙柩齊引而還。夫馬周不爭公主之更嫁。而區區爭晝夜之間以爲禮。其可笑二也。太平公主。武氏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眞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粉磉。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尙之。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其可笑三也。安樂公主嘗自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又請爲皇大女。與太平等。七公主並開府。而主府官屬尤甚。皆降墨勅斜封授官。其可笑四也。公主入道者。如華陽。如尋陽。如平思。如邵陽。如永嘉。如永安。如義興。如義昌。如金仙。如玉眞。如壽春。如萬安。皆出爲女道士。其可笑五也。公主和蕃。置府官屬。准親王例。仍鑄司印一面賜之。又徹御仗之半送之。甚則於章敬寺前立班。儀衛甚盛。仍令京兆府權置公主幕次。暫駐。受百僚謁。士女傾城觀焉。當是時。如

金城公主出降吐蕃特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地爲鳳臺鄉悵別里情意悽惋道路飲泣天子何樂而公卿賦詩以寵其行其可笑六也大長公主自蕃京以迴紇背叛恩德侵軼邊陲於光順門內脫去簪珥變服請罪然後對見廷臣無識詫爲盛事忭賀踴躍宣付史館其可笑七也公主下嫁舅姑反拜而婦不答縣主婿出受外官縣主不得偕行永和以後奉爲常例其可笑八也公主薨駙馬執三年喪京兆尹請建公主祠堂其可笑九也公主上表稱妾李其可笑十也嗚呼唐之亡也晚矣哉武罷猖狂蓋公主家風釀成之耳余故書之岐陽志後使讀者一併按焉

考唐制舉科載正史者凡八十有餘世以唐爲詞賦取士可笑也有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詞殫文律科岳牧舉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狥節甯邦科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鯷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起越輩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倫屠鈞科良材異等科文史兼優科文儒異第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邊科皐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博通文典達于教心科諳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正直可稱堪任縣令科孝悌力田聞于鄉閭科博通墳典達于禮教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才識

廉茂明于體用科。達于吏理可以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相科。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詳明吏禮達于教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楊升庵云。胡子厚與深論詩曰。人有恆言曰。唐以詩取士故詩盛。今代以經義選舉故詩衰。此論非也。詩之盛衰。係於才與學。不因上之所取也。漢以射策取士。而蘇李之詩。班馬之賦出焉。此豈係於上乎。屈原之騷。爭光日月。楚豈以騷取人耶。況唐人所取五言八韻之律。今所傳省題詩多不工。今傳世者。非省題詩也。升庵之言。其亦未考乎唐之科額乎。葉石林云。五代梁唐晉漢四世。人才無一可道者。蓋唐之進士。不過明經進士兩漢士也。石林亦如此論。皆未考之故。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衞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衞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酳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撰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衞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函詩

也。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衞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蝌蚪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徵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簸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英宗土木之變。于忠肅公曰。吾國失一君。復立一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仗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

也于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什宋公宋公什執走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勿爲不入然後迎襄公歸又再見蘭相如廉頗傳傳云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又再見王旦傳又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帝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這三事于忠肅從此變化出來宋時徽欽之禍一味報仇而虜亦得挾二帝以爲重增金割地稱姪稱臣而究竟無補于亡只是不曾讀得此書耳且英宗南還使郟王能如目夷公子之遜國便成一篇好文字而士大夫無有一言及此者惜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狂夫之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繼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